

查魯總兵疏

題爲遵

旨查明具

奏事本年八月二十九日准兵部咨爲家當
全虛憂心如灼敬申前

請仰乞

俯俞以便從頭收拾保護

神京事該本部題准臣揭前事奉

聖旨添兵五萬餉從何出還著該部再議該鎮



疏草 卷之三
設有總兵官如何不剿殺妖賊著巡撫官
查明具奏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案查本年
八月初五日該臣手本爲飛報妖賊反叛
事據武邑縣申報妖賊作亂燒燬房屋擄
掠婦女勢甚猖獗等情據此除真定當卽
選發精兵進剿外今照武邑等縣乃

畿南巖邑爲盜賊淵藪一旦賊勢決裂漸成
燎原若不及時以大兵撲滅剿除恐燕趙
之地爲鄒滕之續儻曠日語難之輩乘機

四方響應此時大費區畫爲計晚矣相應
移會爲此合用手本前去鎮守直隸保定
等處地方總兵官魯欽處煩爲選發精兵
火速前去督同各營將領相機撫剿庶先
聲遠震么麼膽寒蚤奏蕩平之捷毋貽

宵旰之憂仍希速賜啓行日期回示查考去後
本月初九日准總兵官魯欽手本准臣手
本前事准此隨令保定騎營遊擊楊四知
車營都司褚堯庚新委練兵營原任佐擊

白德明各統領本營軍兵擬於本月初九
日前赴武邑縣剿撫妖賊等情到臣准此
查得本月初八日已據原委領兵張叅將
差人稟報攻破賊寨妖寇蕩平前項官兵
相應停止合用手本前去本鎮煩將前項
官兵卽行停止施行去後本月十七日又
准本鎮手本准臣手本卽行保定騎車等
營遊擊等官楊四知等各將兵馬撤令免
赴武邑俱在鎮城團練外等因回覆到臣

准此竊照臣之

請兵蓋在妖亂未起之先初未言及於妖賊也
而

皇上神明天縱卽問及於總兵官之不剿妖賊
凜凜

天語讀之如負霜雪敢有庇匿唯是武邑之亂
自始至終不過六日方初聞變時適有赴
兗兵啓行可三日卽至故一面檄真保在
途之兵一面檄天津在途之兵俱著疾走

武邑出賊不意庶幾可收迅雷不及掩耳之功隨又檄標下兵隨又檄河間德州兵皆以其地相近兵之至可速而總鎮去武邑在五百里外臣雖移文令其揀選士馬督發前進而武邑剿妖之報至矣妖賊已滅總兵自可無行非有觀望逡巡之心而臣院具

奏皆以鎮道之文爲據井陘道之塘報於初八日到而臣卽於是日馳

奏天津道之塘報於初九日到而尋見天津已報故詳於留兵疏中保鎮之起程亦於初九日到而起程在飲至之後始終未與其事故不及焉此

國家大事皆以至公之心處之亦非有所低昂掛漏於其間也緣係遵

旨查明事理謹據實具

奏如此伏乞

聖明裁奪施行玖月拾伍日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知道了兵部知道

解散東賊疏

題爲妖賊入境駸張兵將赴援已解謹陳情形始末以慰

聖明軫慮事先該臣因病體支離具疏乞罷伏在床褥間忽聞滕縣妖賊南犇豐沛將折而西走據大山爲巢穴而因以號召兩河之黨類以規再振審爾則東明開州清豐諸處皆其必經之地矣隨檄大名道兵備按察使詹爾達督同大名府知府唐煥先

發道府馬步兵一千四百名前赴開州東
明防守相機調度而別以一軍軍清豐以
防與瓦屋賊合又檄妖賊西潰星夜馳報
以便策應去後臣撫躬自思時不啻危矣
身不啻病矣重任萬不能勝矣望

闕籲禱曰庶幾

允臣早歸田里而才賢代之封疆之事其有
瘳乎十月十一日接邸報見臣疏伏蒙

聖旨畿輔重地張鳳翔平亂安民方著勞績豈
得引疾求去着用心供職不准辭該部知
道欽此除焚香望

闕叩頭謝

恩外痛念臣之病殆未蒙

皇上之洞悉也

皇上殆未悉今日

畿南關係之重時勢之危漫以臣爲猶可支
撐而臣實有狼狽之憂也方盥沐具疏再
懇

天恩而連據大名道報據東明快手持印信手
本無稟帖口稱妖賊已犯甘露集離本縣
三十五里矣又據開州探馬張雲龍口報
山東妖賊已到臨濮集迤東劄營離本州
白堽集十里矣臣念賊果犯境便當滅此
朝食卽肝腦塗地義無可去苟賊不來乃
得自爲性命計耳因留疏未敢遽上卽日
刻告示數百張前往頒布安民并解散餘
黨外隨簡發標下新招選鋒營兵一千五

百駐開州而以原任都司杜學伸統之又
遣加銜都司曹卓立王之蓋領臣親丁一
百標民營馬兵五百間道疾趨與大名兵
合營駐東明而以井陘大名二道臣熊文
燦詹爾達監之臣與按臣熟議賊黨雖衆
賊勢已摧且屢獲其黨訊之前有黃流天
塹之阻後有赤羽颺發之衆攻城剽邑固
將不能走險據巖抑且必至澶淵滌園之
間地形坦夷室廬錯處餓寇饑吻當趨險

走死之餘寧無獸攫鳥搏之毒故先以郡
兵戍守以壯我之形次以鎮兵應援以奪
彼之氣方事之殷人情崩駭忽報搶沙垆
堆忽報上瓦屋頭白堙尚號衆數萬甘露
猶索鍋百口十二日行至環城適諸生安
明世携家奔城未發而賊猝至輿馬貲斧
劫掠一空又焚高樓一座當是之時絲紛
雲集耜耨棘矜守令嬰城而望救道府飛
羽而呼援唯恐洶洶之勢將有大東之憂

所幸汴兵阻其南兗兵躡其東道兵扼其
西府兵營其北鎮兵貫其中四顧踣躅計
畫無之於是投戈鼠伏曳甲狼奔無復敢
逆顏行者矣連日據開州東明滑縣濬縣
長垣清豐內黃魏縣各申報凡獲妖賊張
懷恩李世能等一百四十八人馬騾一百
四十八匹頭巾幡刀劔弓矢之屬稱是而
起獲趙貞元等二妖贓銀一百七十六兩
自以爲劫自徐州者州縣審其從賊垂死

政事 卷之三
猶稱弟子歌謠蠱惑信之等於詩書婦子
隸從依之幾如父母或云走輝林之山或
云走太行之阪今東明開州之境雖幸少
帖息不大荼毒而滑濬一帶之地其於河
北諸山近在襟帶蔓草不除萌芽易發輔
車唇齒可爲寒心此又臣之藥餌所不能
解痼瘵所不能釋而深有感於病體之不
能勝者也今幸事勢小定正可以更代之
時伏乞

聖明俯念危疆早定

大計勿以困劣之身致挽救之悔而後

皇上之肘腋從此可永靖矣拾月貳拾玖日題
拾壹月初拾日奉

聖旨妖賊解散張鳳翔正賴撫輯著遵旨供職
不必屢陳該部知道

糾劾藥城知縣王經天疏

題爲吏治日偷民生日困謹隨時入

告以肅人心以固民志事今小民之思亂極矣
問誰致之曰有司有司與百姓合而爲一
者也而今判而爲二問美餘曰百姓問贖
錢曰百姓問買牛買馬買車買炭買硝黃
買銅鐵無一不責之於百姓百姓爲魚肉
有司爲刀俎乳犢小民吞聲飲泣萬里
君門何從控告與其旦夕而死毋寧須臾而生

疏草 卷之三 四十三
一夫揭竿萬民響應此豈盡奸人之罪哉
臣嘗痛此至深以此受

皇上之命而拊循此方不能知何爲體面何爲
人情何爲入境何爲出境朝發則朝

聞夕發則夕

聞熱心冷手一無所問問誰禍

皇上之赤子而已藥城縣知縣王經天者蓋嘗
爲山東教諭署濮印被告踉蹌而就今官
者也其爲人風神軒舉望之似磊磊落落

之士以此遊道甚廣士大夫多器之卽臣
初見亦以爲佳士而徐按其所爲不然臣
嘗惜之比到此中臣憐富戶幫貼之苦意
欲斬然斷却與小民休息而本官呈詳到
臣纚纚數千言讀之令人泣下臣大喜曰
終才人也無何而怨聲日聞臣放告密察
之皆躡嚅不敢言然神情徬徨欲吐欲茹
臣心疑之無何而藥之馬驟夫至不具名
曰每馬一匹馬夫一名日給小錢六十五

文作銀八分不論一差兩差以至三五十
差不過此六十五文止也每夫一名日給
錢二十五文作銀三分不論一差兩差以
至三五十差不過此二十五文止也且曰
言亦死不言亦死死等也寧一言耳臣聞
之大驚卽日寓一牘問之本官隨牘至臣
問之曰一人一馬日錢六十五文足乎曰
足矣日不過一差耳曰兩差三差以至四
五差柰何曰無之是何言也南至趙州四

十里雇一馬常九十文北至真定六十里
雇一馬常一百四十文西至獲鹿九十里
雇一馬常二百文日六十五文不敷一人
一馬一日一夜之費而輪蹄輻輳勢不得
不雇覓是何言也本官怏怏而去去而愧
其下不變也且下馬騾夫於獄無何而藥
之鄉民至不具名具村曰今歲靈雨爲虐
穀之入甚微每石時價五錢而藥不徵銀
徵穀穀石四錢民無所入又市穀以輸之

卽悉皮骨能辦乎惟有逃之他鄉耳於是
臣愈疑之不得已乃出示夫馬工料仍歸
各役該縣止于驗牌撥差隨到隨發毋停
時刻錢糧照依時值收納本色願納銀錢
者聽毋得強民原稟各役不過利害切身
如何監禁卽時釋放仍提刑書赴院審究
而本官匿其示不出禁其人不放庇其役
不解也於是臣愈益疑之乃屬道府諮諸
所爲狀則自兒童走卒以至婦人女子無

不唾罵之者矣富戶馬匹印烙入官每馬
一匹許三年給價銀六兩馬有羸壯價有
低昂一槩定價六兩卽現售之已不勝訕
况曰三年竟無寸給馬旣烏有銀亦子虛
業沒其馬仍羈其人日銀八分無不取辦
原額馬一匹月工料銀一十一兩二錢五
分而本官纔月給銀二兩四錢耳差愈繁
而銀盡減吸風飲露其將能乎走遞皂隸
一百八十名每名歲工食銀七兩二錢後

因占役數多各役苦累署縣同知李騰蛟
仍清查占役四十六名盡發入遞以益之
今東路並而爲西路水路並而爲陸路轂
擊肩摩日無寧晷而却扣工食四十三名
不發凡三百零六兩九錢比臣行李同知
查考而本官乃補申云議汰冗役佐軍因
府官陞遷未報已願充轎槓夫訖雇覓轎
槓自有關城所騾夫而驅皂役充之不知
騾夫工料將安歸乎且各役赴愬聲淚俱

下而報臣曰願充百差攸萃日不過小錢
二十五文其誰願之血肩露骭一飽無時
紆巧奪餐其可忍乎往來郵符十張一驗
杖策蝟集褻如充耳甘肅賚

奏員役以期限已迫號呼於門至抹額自明
而本官曰操办詐錢詐錢何必操办也且
往來於此者無不苦其十張一驗而豈獨
一人也加添馬價原以佐急而該府發銀
六百九十餘兩却恡其強半不給臣不知

何辭以謝馬頭錢糧每銀一兩收錢一千零五文而比及支放則八十文臣不知何顏以施胥隸日用每米一斗止與錢四十文每麪一斗止與錢三十文又不知何術以箝行戶也約正副不到有何大罪而四十六名每名罰銀一兩三錢五分此爲舉鄉約乎訟有曲直民有貧富而動輒問贖三兩六錢此爲理冤枉乎店戶趙國用暮夜之說臣不信也而克犯楊汝登毆死樂

戶馬來人命何以不究快手馬振江阿堵之說臣亦不信也而過客郭應龍逼攀富民李之盛風馬何以相及凡厥所爲率皆類此此一臣者性多銳事動忤群情幾一撮以矜能未三折而知疾塗膏黷血何取觀崇剥膚砭肌徒恣曾臆第以爪期末及尚期榆照堪收姑從浮躁例重加降調以警官邪者也嗟乎嗟乎人臣束髮讀書受朝廷一命不以此時洗滌肝腸以收拾緩急并

命之赤子而日與爲怨爲仇一旦事急彼
操戈相向者皆吾民也亦可以深長思矣
臣謹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潘文龍具
疏上

聞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王
經天照浮躁例重加降調遺下員缺速行
銓補庶吏治清而民心附其於內外安攘
關係非淺鮮矣拾壹月拾貳日題本月貳

拾捌日奉

聖上日吏部知道

覆糾劾藥城知縣王經天疏

吏部爲吏治日偷民生日困謹隨時入

告以肅人心以固民志事該本部題考功清吏
司案呈天啓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奉本部
送吏科抄出保定巡撫張鳳翔題前事等
因天啓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
本部見行事例凡官員浮躁者酌量降調
今該前因查呈到部看得保定巡撫張鳳

疏草 卷之三
翔論劾藥城縣知縣王經天浮躁重降一
節爲照王經天執拘不解於事逞胸臆而
變成規恣睢罔恤乎民肆侵漁而斂衆怨
念其履任未久姑爲奪級示懲旣經撫臣
論劾前來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將知縣王經天照浮躁例降三級用遺下
員缺另行銓補本部仍移文撫按衙門遵
照施行等因天啓三年二月十三日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張

等具題本月十六

日奉

聖旨是

保留易州知州武之楨疏

題爲保留賢牧以濟時艱事據易州道兵備副使徐騰芳呈據保定府呈據易州鄉民靳文學等連名呈稱易州地瘠民貧差繁役重且經兵荒頻仍蒼赤困憊自武知州莅任以來洞察民隱周知吏病興利除弊邑稱盤錯出入每勤於戴星理解一任其游刃慈和露覆窮簷整肅風清倚社以任重道遠之器試于捉襟露肘之日政甫兩

月惠藹四民况其白璧無瑕庭懸一簾夜
月青天有頌郊滿百里春煙誠

畿南之鸞鳳冀北之鎖鑰也方期三年之成
忽聞一遷之報軍民垂淚童叟咨嗟懇乞
爲

國爲民恩准保留俾闔州得沾武牧一日之
澤卽存沒頂戴一日之功矣等因又據本
州闔學生員馬任重等連名呈同前事該
本道批仰保定府查報據該府查得易州

切近邊關爲上谷重地土則磽确居半人
則軍民相錯而又歲值災祲時當徵調守
此土者非才不任非賢而才者亦不克任
兩院軫念地方將武之楨以安州調補今
任一時咸慶得人乃今幾何時也甫政三
月勵精方始正可展游刃之能乃欲以一
郡丞酬一良守遂使一良守不能惠此重
地耶卽武知州去而銓補有人竊恐補者
未必如其才才者未必如其習而一去一

明章 卷之三
來徒滋曠廢之虞故攀留之切非獨易之
父老如嬰孺之離乳保卽在共事者亦幾
同左右手之失矣查得省直守令之賢者
往往加銜留任如近日南直海州知州楊
鳳以府同管州事山東東昌府同知李自
蕃亦以同知管滕縣事今武知州旣陞平
涼府同知合無比照近例

題以新銜仍管易州事治臻有成需次內轉
庶今日多事之重地有厚藉也等因到道

據此看得知州武之楨之調易州也母亦
地重時艱故亟之蓋亟其才而且賢實足
辦此緊是假以歲月竟彼經綸庶幾保障
在茲將

畿輔邊關共嘉賴之乃視事曾幾何時而遽
遷去甚非地方亟才之意也且易地列
帝京之右而控制荆關固極重鎮哉然本以土
瘠民貧益以路衝賦重民不聊生十家而
九乃向者前守旣去後守未來虛待經年

政事日弛本院閱焉軫顧而急調本官以
惠此一方下車之日注意撫循留神修舉
以是彫疲者漸起廢墜者漸張莫不願緩
須臾以觀德化之成一聞遷轉如奪乳哺
于襁褓中宜其籲情上請蓋出於孺戀之
真而非以保留爲故套也且本道承乏詰
戎兵馬器械百無一備正賴本官偉畧真
心相與創圖若失此良擘將幹辦奚資縱
爲地擇人當自不乏而初試者事情未必

遽調遠轉者旦夕未能遽至則又地方之
憂矣况查有海州滕縣事例合無俯體輿
情曲全重地

題加同知職銜仍管州事政成之日或僉憲
或部郎擇而畀之一以示破格旌賢之典
一以收駕輕就熟之功地方幸甚等因呈
報到臣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倪
應眷看得上谷內護

神京外控紫塞稱近日衝邊而易州其大都

會也臣輩宵日經營爲擇一道一府一州而千里之規模始定少却一人便虧全局此所關在

宗社不獨一守也臣見

國家多事未嘗不重才然徃徃意氣虛恢舉動張皇非守之不稱則才之不老武知州者才雄八面守絕一塵凝如山嶽不搖颺若風霆並迅故臣輩深器之嘗以爲今日一人自安調此良有微意兩月以來日與

道臣徐騰芳府臣趙琦繕城浚隍簡戎治器討軍實而申警之故臣嘗以爲此三臣者直當日之爲上谷三將而收拾甫有次第平涼之報至矣銓曹計俸序遷此白職掌然一年之間纔得一賢守兩月而尋復去之不獨官無溫席民無固志而卽臣等所圖共拮据者畢竟無成筭矣查近例南直海州知州楊鳳以府同知仍管州事山東東昌府同知李自蕃亦以同知管滕縣

事今本官既陞陝西平涼府同知合照近
例准以府銜仍管州事陝安地也

畿危疆也去安卽危于之楨爲苦顧其才固
足辦而其所期許亦不以安危易念者第
國家報功宜從優厚俟著有勞績比照山東
題自蕃例陞授僉憲部署以優之則之楨
不負

國家

國家亦不負之楨矣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易
州知州武之楨改保定府同知職銜仍留
管本州事其平涼府同知員缺另行銓補
危疆幸甚臣等幸甚拾壹月貳拾壹日題
本月貳拾捌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覆留易州知州武之楨疏

吏部一本爲保留賢牧以濟時艱事該保
定巡撫張鳳翔 題前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看得保定巡撫張鳳翔
題稱要將原任易州知州今陞陝西平涼府
同知武之楨改保定府同知職銜仍留管
本州事一節及查易州知州員缺本部於
本月急選內改除錢兆元訖今該前因相
應議覆案呈到部爲照易州知州武之楨

之賢臣部雅亦聞之今之陞平涼也蓋其在易州雖無多時而在安州則已日久彼既資俸及瓜又未奉有久任之

明旨安得不與之一轉移乎但撫臣具題前來備稱其才雄八面守絕一塵若謂上谷重地非本官有不可者相應覆

請准從合無將武之楨改直隸保定府同知職銜仍舊管理易州知州事務俟政成之日從優叙用恭候

皇上

命下本部給憑行令照舊管事遺下平涼府同知員缺另行銓補其新補易州知州錢兆元另行改選天啓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 等具題本月十二日奉

聖旨是

急缺府正官員疏

題爲急缺府正官員事據廣平府申准本府
知府祝萬齡關稱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丁父憂例應回籍守制合關本府轉達施
行等因關府具申到臣除批行大名道委
官署掌印務外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潘文龍爲照廣平古衝漳地介洛潞
二水間爲山東西要膂土廣俗雜高於氣
勢年來水旱頻仍輪蹄絡繹一應撫摩調

劑惟郡守是恃而知府祝萬齡心水懸魚
化城渡虎雅稱得人乃忽又以憂去矣撫
屬之郡六而一時缺守者二一順德一廣
平皆邠鄆道以皮骨俱盡之民當魂魄未
收之日而又無良二千石爲之還定安集
誰與

皇上共此民乎伏乞

勅下吏部速推相應官員勒限前來任事庶一
方之師帥有人而三輔之保障無虞矣拾

貳月拾壹日題本月拾玖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特薦府佐官員疏

題爲考覈給繇府佐官員事據大名道兵備
按察使詹爾達呈據大名府呈稱查得本
府管糧馬通判張彩年四十歲山東兗州
府滕縣人繇舉人萬曆四十七年六月內
除授今職本年十月初六日到任扣至天
啓二年九月初六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十
六箇月三年任滿任內節蒙各衙門保薦
六次揭薦二次獎勵六次經管夏秋糧草

本折馬匹及派畝新餉牧馬開荒各項錢糧俱已完解寧山衛東屯應徵本色糧石全完折色糧銀除已完解獲批外未完銀一百兩四錢二分零見今嚴限比追完日併解委署清豐縣印應積穀石額賣官鹽該捕私鹽俱已合例過額退引依期銷繳竝無公私過名黏帶違礙事件例應赴部給繇等因具呈到道該本道考得通判張彩品格祥麟瑞鳳操持白雪清霜腹飽五彩

車名高半刺稱職應准給繇等因呈詳到臣據此卷查先准都察院咨爲酌議考課之法以肅吏治事准吏部咨前事內開在外給繇官員方面府佐照舊赴京有事地方照舊保留其稱職經薦應得

誥勅命者照例請給其平常不稱職者部院會同酌處等因備咨前來遵行在卷案照先據大名府申爲給繇事已經批行該道查報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

察御史潘文龍從公考覈得大名府通判張彩清真徹底峻可連天初薦鄉書稱第一人于鄒魯爰薄世味尋不二義于乾坤齋中惟有編摩戶外了無跬步殫三十年之力量盡性踐形接千百載之精神脫凡希聖有言有德爲經五爲書四挾其奧而闡其微亦介亦和若巷婦若村夫聞其風而慕其義試論妖氛之熾邑人盡被虔劉獨經君子之門賊衆相戒不入士庶避其

家而免難者夥矣古今陷於賊而見禮者誰乎此壹臣者淵源子厚聯鑣宏博茂先分席卽其盛德之至已能回犬羊之性而離焚劫之災若夫著作之才尤堪登金馬之堂而典纂修之事緣係撫屬名儒又經該道查明稱職相應特疏薦舉行令赴部考核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阿亟行破格優擢施行拾貳月拾壹日題本月拾

玖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杜絕枉道疏

題爲

畿南衝疲太甚東省道路已通懇乞

明旨杜絕枉道馳驅以存子遺事臣惟今之驛

遞猶昔之驛遞也今之錢糧非不稍稍加

多於昔之錢糧也然而昔則行今則滯昔

無析產蕩家之泣今皆捐妻鬻子之悲何

哉曰萬曆四十六年以前海內未有徵兵

之擾也三事九列寥寥如晨星而行於途

者無輟擊肩摩之盛也差役有煩之時亦有簡之時而人情可以甘之日敵其苦之日惟自撫順陷清河失而徵兵徧天下矣夫此徧天下之兵有一不自驛遞行驛遞有不殫筋骨竭膏血以供之者乎而矧非直一次兩次已也驛遞安得不重困也泰

昌元年

起龍鱗鳳羽於豐草長林而布義膽忠肝於鎖垣栢署一時乘輶策駟入就班行者蒸蒸

濟濟而

大禮相屬亦復從來未有而驛遞安得不愈益困乎困極思脫於是有竄亡他鄉割却父母妻子者有告幫朋戶波及鄰里親戚者始而正差疲繼則幫差亦疲始而一役逃繼則衆役皆逃因而累驛遞竝累州縣矣臣痛此至深到任後嘗爲苦心調劑而無奈鄆城旣陷鄒滕復殘羣盜如毛大東路絕於是往繇東路者今并而爲西路往繇

水路者今并而爲陸路聚千蹊萬徑以歸一途合兩京十三省以歸一域絡繹旁午應接不暇輪敝蹄穿死亡相枕然謂賊黨披猖周行荆棘行者不得不折而西也只得東抵西移支吾應付臣嘗思東路之驛邇旣停其錢糧可移爲西路之用彼惠而不費此勞而不怨也而今妖賊授首獻俘有日官復舊儀民復故業矣則冠蓋之往來應繇東路者不得復繇西路矣况山東

撫臣平賊之後恢奪輜重器械不一而足見之

奏疏者有馬羸數百匹頭可供駢駢鏘鏘之役而司臣程啓南過恒山臣問東兗近狀啓南以錢糧在府郵傳無恙入

賀諸臣有相知在東道者業已明告無虞勸之取道特道路恫疑或以爲瘡痍甫息應付爲艱不如趨西路之便而行者旣已踐境令其復折而東又勢之所最不便而人之

所必不從者夫莫非

王事勞逸宜均雖有畿省之區分寔非秦越之岐視東方未靖西路宜任其勞今西路過疲東方宜分其任况道路所應出而必不容枉者乎此臣所爲慊惻以

請而不得仍前枉道以重西路之困者也臣拜疏之後西路繇定興至邯鄲以達於河南陝西山西四川貴州雲南與湖廣襄陽以上諸郡臣行令掛西路之號東路繇新城

至景州繇天津抵故城以達於山東南直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與湖廣黃岡以上諸郡臣行令掛東路之號非本路者入境州縣不得掛號未掛號者前途驛遞不得應付而臣更有驗號之法凡畏勢徇情遷就濫與者臣得以三尺從事驛遞之困極矣臣實不忍見聞如事有空礙臣難固執如道固流通仁人君子胡不出此臣嘗嘆民生之所以日困民心之所以日離而

不難斬木揭竿以從賊者其病莫大於差
徃之水深火熱而相臣嘔心言之樞臣嘔
心言之省臣嘔心言之臺臣嘔心言之指
陳痛楚規畫便計纖悉明備然迄未有行
之者則議法之人非行法之人而可與行
法之人又以貪戀生避忌以避忌生模稜
卒使

廟堂德意一毫不得沾漑閭閻夫如是則驛遞
之不得息肩非乘傳者之罪而主傳者之

罪也臣以爲不必更立一法更建一議但
取諸臣所已言者斬釘截鋏而行之而其
要先自臣始臣領過兵部勘合火牌凡若
千張用盡繳部一一發抄使天下得以核
臣而自院道以至府廳差何員役齎何文
批徃何處所備填所繇一歸於掛號使兩
院互相稽考諸不係本境牌票截然斷却
一切不行臣差到彼亦復如是夫必臣之
本境斬然清潔而後

皇上之法乃始肅然行於天下不然言者自言
不行者自不行反裘之負剜肉之醫迄無
休息豈不痛哉臣謹會同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倪應眷潘文龍合詞以

請伏乞

聖明軫念

畿輔

嚴旨申飭仍將西路役過銀兩照數咨補庶東
西無不均之嘆而

畿南攘肌及髓之遺黎得以漸甦矣拾貳月
拾陸日會題本月貳拾伍日奉

聖旨驛遞疲累已極多因冒濫已有屢
旨禁革各地方官如何不遵只苦稱錢糧匱乏
這所奏俱准行東路著該省撫按官作速
處置但有違禁的卽行叅奏該部知道